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識小錄卷七

錢塘沈名蓀

秀水朱昆田同輯

梁宗室諸王列傳

墟王

蕭道賜以禮讓稱居鄉有爭訟者專賴平之又周其疾急鄉里號曰

符如火

吳平侯景

監揚州符教嚴整有田舍姥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

侯景以槃擎鮓魚蕭勵襲封吳平侯為廣州刺史去郡

一老姥一送一舟側奉上之朝廷便是更有廣州

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

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時
不絕武帝嘆曰

飲少酒食鵝卵一兩枚時有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黃衣在武窟山中居石室內無所修

行唯不甚食或出人間
一蕭昂以為妖鞭之俄失所在
○以上蕭昂傳屠牛酤

酒蕭昱異服危冠交游冗雜善屠牛於宅內酤酒○以上蕭昱傳與楚王廟神交飲蕭

為吳興郡守性倜儻一斛每酌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至侍衛土偶皆

泥濕如汗城猷後為益州刺史遇齊荀兒反衆十萬攻州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遙禱請救是日

有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俄有數百
騎如風一騎過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

候當此時廟中所請無驗十餘日乃見以上蕭猷傳有

者是月猷大破苟兒。○以上蕭猷傳不

袖之歡蕭韶昔為幼童庾信愛之自立碑蕭明為豫州刺史百

姓詣闕言其德政樹碑於州及碑匠採石出肥陵明乃廣營厨帳多召人物躬自率領牽至州識者笑之曰王

○以上非州人也蕭盡臨川王宏侵魏聞魏援近欲

僧珍可斬也蕭娘呂姥不畏人知其不武貽以巾幗歌曰

韋虎謂寶牒宏後庭數千百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

鯖魚頭好食進三百世有國色江本吳氏女徧游王侯後

宮黃紫標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錢愚論豫

王綜以宏貪吝遂為帝知以激宏宣旨與打稽

綜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以上臨川王宏傳打稽

西豐侯正德常公行剽掠又樂山侯正則潮溝有董當

門子暹世謂之董世子南岸有夏侯夔世子洪此四凶

者為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黃昏多殺人於道謂之

車服牛馬號西豐駱馬樂山烏牛董暹金帖織成戰襖

直七雅然無畏帝詔正德曰汝于吳郡殺戮無辜劫

百萬南浦侯蕭推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籠爐飲扇

母必赤地千里吳人號一以上蕭推傳

南平王偉立游客省寒暑得宜冬有仰眠床上看屋梁

而著書元帝居藩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

乃一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

歌也○以飛鳥食蟲宜豐侯蕭修為漢中刺史遇蝗功

上蕭恭傳飛鳥食蟲曹史王廡勸修捕之修曰此由刺

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訖有——千肉角鍾離人顧羣蔽日而至——遂盡○以上蕭修傳思遠挺義

鍾離人顧
思遠挺義

行部伍中蕭暎見其甚老使人問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惟小者年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贍是以行役暎賜之唯飲曾孫婦乳穰城有人食食無人檢其頭有一長寸

孫息家闕養贍是以行役暎賜之
食食無人檢其頭有——長寸

唯飲曾孫乳穰城有人

年二百四歲不復能食穀
年九十七方生兒
張元始
荊州上津鄉人

張元始
荆州上津鄉人

一十六歲脊力過人至一蕭暎傳穀木履安陸侯畢常乘折角牛

安陸侯畢常
乘折角牛——

者。以上被服必於儒雅。文舟。昭明乘舟而得出。遂寢疾。人

逐歡歸去來當先是人間謠曰鹿子徘徊城中諸少年

明長子歡為南徐州以嫡孫應嗣位帝意在晉安王猶

豫父之方決封歡豫章王故言徘徊也
一歡復任徐方之歡豫章王故言徘徊也
一統傳一噉其

臍河東王譽將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
兩手據地一一一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出○以上

河東王七月而生豫章王綜母吳淑媛在齊宮為東昏
譽傳七月而生所寵及得幸武帝一一一綜宮中

多疑之年十四五恒夢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以
告淑媛淑媛問其形色頗類東昏因曰汝七月日生兒

安得比諸皇子相抱所有練樹並令斬殺綜顏色愈恚形
哭每日夜恒泣泣抱所有練樹並令斬殺綜顏色愈恚形

州帝小名練故累致意圖伐檀之詩綜怒徐勉餉勉白
以帝小名練故累致意圖伐檀之詩綜怒徐勉餉勉白

言其出其骨瀝血為父子乃私發齊東昏墓一一一
賄也其出其骨瀝血為父子乃私發齊東昏墓一一一

一試之有徵生次男月餘潛殺馬因跪其前脚綜奔魏
之取其骨又試之其酷忍如此馬因跪其前脚綜奔魏

走益陽人任煥常有驢馬乘之走煥脚為抄所傷人馬俱焚煥于橋下歇抄復至煥脚痛不復得上馬於是向馬泣曰驢子我於此死矣以上豫章王綜傳西歸內人元煥乃得上馬遂免難○以上豫章王綜傳西歸內人帝之為荊州有宮人李桃兒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行宮戶禁重續代荊州具狀以聞元帝泣對使訴於簡文簡文和之而不得元帝猶懼送見金鉞問左右曰李氏還荊州世所謂一帝猶懼送見金鉞問左右曰

此可食否

續子應不慧至內庫閱珍物一不可食並以

乞汝○以上吞鮓問賣鮓者曰刺史何如對言其躁虐廬陵王續傳

綸怒令一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剥褫捶之帝嚴責綸乃

朝以為君自陳無罪使就坐一以袞冕置之高坐有赤蛇繞

牛口

綸祭城隍神將烹

黃雪

綸被魏殺葬之日雪○以

上邵陵王綸傳 啣臂啖之

武陵王紀以兵終子圓照圓正俱付廷尉獄並命絕食

死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

紀將僭號妖怪不一

似荷花○以上武陵王紀傳

久知此事嗟其晚耳

子大器侯景命召之方講老子將下床而刑人雖一日掩至太子顏色不變曰

百拜無益於死

哀太子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問其故答曰賊若未須見殺雖復陵傲呼叱其

終不敢害若見害時至 神貌怡然

又問官今愛逼而 吾自度死必在賊前何能以無益之愁

以五色毼辭其

橫憂必死之命○以上哀太子大器傳

鬚方諸鎮江夏以鮑泉為行事方諸年十五童心未草
不恤軍政日與泉蒲酒為樂賊將宋子仙襲之入城

方諸方踞泉腹一貞惠世子方諸傳子

梁列傳

年少堂堂

齊武帝布衣時見王茂嘆曰潔美如生東昏
一武一帝一衣一見一王一與一鹿一馬一相一亂一曹一景一宗一好

王兒有國色及見縊以上王茂傳鹿馬相亂曹景宗好
出尉吏俱行非禮○以上王茂傳鹿馬相亂曹景宗好

年數十人澤中逐麋鹿每眾騎赴一競病景宗援鍾離
一一景宗於眾中射之應弦輒斃競病景宗援鍾離

光殿宴飲連旬令左僕射沈約賦韵景宗不得韵意色
不平啟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正在

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韵時韻已盡唯餘
一一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

次定四車人書

南史識小錄

五

歸來笳鼓競借問
路人何如霍去病

行皆以意造景宗自恃好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

一箭如餓鴉叫

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十人拓弓弦作礮礮

聲一一甜如甘露漿

同上平澤中逐麋數肋射之渴耳飲其血饑餐其胃

後生風鼻頭出火

同上覺一死不知老之將至此閉置樂使人忘死

車中如三日新婦

同上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

氣盡〇以上曹景宗傳

金如意席闡文獻梁武玉裝刀帝報以

以上席三足雀

夏侯詳居喪哀毀廬墓三年嘗有一夏來集其廬〇以上夏侯詳傳

侯妓衣

夏侯璽性儉率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妾妓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嘗隔簾奏之

時謂簾為一侯一傳一生如輕塵棲弱草魚弘嘗謂人曰

○以上夏侯宣傳

水中魚鱉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丈

夫一是一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驚艷感栢弘有眠床一

何時于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驚艷感栢弘有眠床一

勝金翠服玩車馬皆窮一時之驚艷感栢弘有眠床一

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菱米飯弘為湘東王鎮西司

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為脚菱米飯弘為湘東王鎮西司

食緣路採菱作一不得獼猴脯又於窮洲之上捕得

度之後人覓一菱不得獼猴脯又於窮洲之上捕得

以供酒食○作百禪吉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博

以上魚弘傳作百禪吉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博

烈得絹三萬疋乃一室金草鈎池士瞻浚萬人仗庫傍

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金草鈎池士瞻浚萬人仗庫傍

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鈎且公且侯士瞻娶夏侯詳

兄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後果封侯○以上吉士瞻傳

次定曰車人書

南史識小錄

六

土狔

魏人困司州作伏道以決塹水蔡道恭載

床上有百錢

布被甌中有數升麥飯

臨汝侯嘲羅研曰卿蜀人好亂對曰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

之豕於前韓白按劍於後不能使一夫為盜也○雖蘇張巧說

傳怪物隨流而下

淮水暴長寒山堰壞奔流於海殺數百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

殊形詭狀不可勝名以上康絢傳所識不過十字義

之以上昌義之傳殘客何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過

對何敬不喜俗人與之共事蓋指何敬容也張纘一

杯酒殺吳氏三人

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深相禮遇纘出鎮綸餞之南浦

纘見規在坐忽舉杯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
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氣結而死規
恨纘痛兒亦卒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百六公
謂纘痛兒亦卒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百六公
張綰少與纘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之百事雙鶴來下域
綰對缺其六號為在位營求孜齒草供食來襲域固守城中
母好鶴喉域在位營求孜齒草供食來襲域固守城中
孜不怠一旦在位營求孜齒草供食來襲域固守城中
糧盡將士皆上庾域傳無此書文句不多庾子輿五歲
有離心○以上庾域傳無此書文句不多庾子輿五歲
或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淫預水忽退減喪還鄉秋
苦答云孝德之本何謂不多淫預水忽退減喪還鄉秋
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丈許及秋至則纘如
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子輿部伍至此石猶不
見遂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
復舊行人為之語曰淫預如幙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庾

公有雙鳩巢舟中

初發蜀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

激切○以上

速反葱肆

呂僧珍從父兄子先以販葱為業僧珍為本州刺史乃棄業求

州官僧珍曰吾荷國恩無以報効汝等自

因醉後取一

甘食

僧珍每侍御坐屏氣鞠躬對果食未嘗舉箸

顙骨益大

僧珍一夜忽頭痛壯熱及明而

千萬買鄰

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李雅曰一百萬買宅

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閹人少之不為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發之乃金錢也遂言於帝以為衡州

刺史○以上

得八車輻

樂藹發江陵無故於船至是果

呂僧珍傳

遷御史中丞馬減油減火沈約幼孤貧篤志好學晝夜

○以上樂藹傳遣一晝徘徊壽光閣外武帝命范雲與約同

之所讀夜輒誦之入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雲自外來不得入

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

曰不乖革帶常應移孔約以書陳情於徐勉言已老月

小半分同上以手握臂歸老之秩同上欲謝事腰有紫

志約左目重瞳栗徑寸半約常侍宴豫州獻

多少約少帝三事出謂人天子聖哲約撰四聲譜武帝

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天子聖哲問周捨曰何謂四

聲捨曰是竹賦梁武令沈衆為賦成奏

也○以上沈約傳之帝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

祖忝爾躬提冠履衆性各嗇每朝會中衣麻繩為帶監起

殿恒服布袍草履以一以上沈旋傳一又一鱸魚二十頭皆去其

首沈攸之圍郢城逼范雲送書入城內餉武陵王酒一

三句一韻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范雲為主簿王未

秦始王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作兩句讀之一並不得

僚讀之皆茫然雲乃讀之一巾箱中取剪為聘江求雲

如流子良大悅以為上賓一黃鵠鳳凰及拓貴雲又因酣謂

且以一雲笑受之一黃鵠鳳凰曰昔與將軍俱為一

華今將軍化為一還之一荆布之室理隔年二十九髮白皤

然范縝作傷暮詩白髮詠以自嗟乃人生如樹花同發竟陵王子

良精信佛教而縝盛稱無佛王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答曰盛稱無佛王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

幌墮于茵蓆之上自有闕籬墻落於糞溷之中墮茵蓆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以上范縝傳董

遷沈約高才博洽名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軍侵魏攻小

峴城未能拔諸將皆曰不可峴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欲擊

之諸將皆曰不可峴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欲擊

兵魏軍敗遂拔小峴進每戰不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素

嬴賜以龍環御刀武帝詔援鍾離曰諸將有不

用命者鑿穴而處人畏魏軍甚多勸緩行曰鍾離

斬之今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

次定四事南史識小錄九

恐其後而人百其勇鍾離城中知外有白角如意獻乘
況緩乎援於是

況緩乎

金

援於是

一一一

白角女

素木

與執一以麾軍
異事遂作塞
曹景宗與
郢陽之役昌義之甚德
會因設錢二十
郢請

一以麾軍

長壽延年實

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獻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沒突之曰一一一一其不尚勝如是○以上韋叡傳

之曰一

一一一其不尚

勝如是○以上韋叡傳

江

艦人長橋。以上以衝魏百幅被。裴之橫少好賓游重。

舟人長

橋。以上裴遂傳

了中氣俠不事產業其兄

之高以其縱誕乃為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歎曰大
丈夫富貴必作一一後為吳興太守乃作一一以

丈夫富

貴必作一一後

為吳興太守乃作一一一以

成其志。以割心摩踵。江淹獄中上建平王景素書履影。

上裴少

橫傳吾心歷足書

以報所天

景

弔心酸鼻痛骨上簾肆同上其間則隱鉗口吞舌同上若使

十八

上唐县于

一之間

金口石

若使

下官事非其虛罪得齊魯奇節之人同上亦何以見
其實亦當燕趙

其實亦

不當——

列古管之

111

燕趙

悲歌之士哉 青雲浮洛榮光塞河上 同食鵝炙垂盡 桂陽之役

久之未就 高帝引淹入中書省 先賜酒食 淹於樵所得

素能飲啖 淹年十三時 孤貧常採薪以養母 母曰 此故汝之休徵

也 汝才行如此 豈長貧賤 前以一匹錦相寄 今可見還

淹晚節才思微退 云為宣城太守時 罷歸始泊禪靈寺

渚 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 謂曰 此人大志曰 那得割截都

盡 顧見丘遲 謂曰 餘此數尺 既無所用 以遺君 自爾淹

文章五色筆 淹又常於冶亭夢一丈夫 自稱郭璞 謂淹

躡矣 曰 吾有筆在 卿處可以見還 淹乃探懷中 得

美句 時人謂之才盡 以上江淹傳 一鈴落入懷中 昉

母裴氏嘗晝卧夢有五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阿

其堆吾家千里駒也

從叔晷稱昉曰阿堆昉小名

終身不嘗

檳榔

昉父遙本性重檳榔以為嘗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佳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為恨遂

哭泣之地草為不生

昉遭繼母憂廬墓側

我若登

三事當以卿為騎兵

梁武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若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

昉亦戲帝曰

以帝善騎也

屬有緒言

昉奉梁武牋昔承清晏

遣裨衫迎之

昉在義興免宴食麥而已與到溉弟兄共為山澤之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

疋米五石至都無衣

率然曳杖徒行邑郭

昉為新安太

沈約

約

通訟辭者就路決焉一人桃花米昉卒之日唯有方食西

苑綠沉瓜武帝聞昉凶問於盤悲不自勝調楓香昉嘗欲營佛齋

三斗便出教長斷蜜嶺新安郡有昉及楊梅舊任筆

沈詩昉以文才見知時人云沈用事過多昉聞甚以為病

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多異本昉家雖貧聚書至數

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勸忘貧去客王僧儒謂昉

厲風俗義可冬月著葛帔練裈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

兄弟流離不能自振平生交舊莫有收卹西華一廣絕

文論以譏
其舊交

鬱郁蘭茝婉戀墳簏

廣絕文論心同琴瑟言
於一

志一一伯牙息流波之雅引

同上匠石輟成風之妙組
巧

織仁義琢磨道德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

渝其色上競毛羽趨錐刀

同上之雕刻百工爐
輕

錘萬物

同上若其勢均董石權壓

望影星奔藉響百川驚

同上靡不
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

雞人墮膽抽腸同上皆
願摩頂

至踵
一魚貫鳧踊

同上
一黃馬劇譚碧雞雄辨一
颯

騁
一一之
一一飛沉出其指顧

同上
一榮辱定於一言龍翰

鳳雛

同上顏冉

蘭薰雪白

同上曾史

金玉泉海黼黻河

漢

同上舒向

卿雲

游塵土梗

同上視若

莫肯費其半菽罕有

遇同

落其金膏翠羽

同上

意脂韋偏辟導其誠

道文麗藻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方駕曹王英跼

顧眄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昉願常讀之

王僧孺

五歲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

述曰論忠孝二字僧孺曰若爾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冬李

人有餽僧孺不受曰大人未食不容先嘗

形應影隨

贈僧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孺詩

一行今止

劉略班藝虞志荀錄

同上

越裝

僧孺為南海

太守歎曰吾

同上

同上

同上

欲遺子孫者

鬻紗布以自業

僧孺幼貧其母

嘗携僧孺至市道遇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是拜卑細沈約言譜籍事昨中丞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

士百家譜武帝因令僧孺打銅鉢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

者則刻一寸以此為率蕭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丘令楷江洪等共一一一立韻響

減則臣思愆於內而髮變於外徐負父榮祖位秘書監嘗有罪繫獄旦日原之

而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一一一王僧孺傳早相題目范岫幼

以孝聞外祖顧延之一一一寶范長頭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一一一以岫

多識前代唯作牙管筆一雙岫居官以廉潔稱為長城舊事也令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

經貴竟不改易在晉陵一一一於朱雀航賣曆日昭傳一一一

十歲素覲見而奇之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

在素聚每經昭戶輒嘆曰豈非名賢常揅燭版床器

服率陋身安麤糲賜漆盒燭槃人鬼相觸昭為安成內史

相接府舍稱凶每學府昭終日端居以書記為樂雖老

為旦間以觀天披霧范雲與孔休原相遇深加褒賞

上傅昭傳此日赤倉米飯蒸鮑魚孔登宅後范雲命駕到少

府登以為詣已便拂筵整帶備水陸之產雲駐著命休

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正有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

談盡日同載還家虛襟引接門休源或時後來必

孔獨頌

事休源為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訪前

任昉嘗謂之於中齋別施一榻深相倚仗常一王

史坐人莫得而預焉書決詞訟夜覽墳籍休源監揚州

簿領殷繁一珥貂插筆昭明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

安王綱為皇太子自公卿兼天子為休源疏韭源

遺令薄葬節朔手自校練休源聚書七千卷一割

半種江草孤貧補國子生舉高第王融謝眺雅相欽重

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脫其所著襦馭二龍於長途騁騏

驥於千里

草為征北記室參軍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乃以觀為征北行參軍時吳

興沈約樂安任昉與草書曰比聞雍府妙選英才文墮房之職總卿昆季

事好酒

草以正直自居不與典籤趙道丈八寺草為魏智坐道智還都啟草

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令草作碑并祭彭祖文草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朴草厲色曰

江草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

底突

帝手勅草奉佛法曰果報不可不底突信豈得如對元延明時邪不容獨當故人

筐篚

草除武陵王長史門生故吏多在東聞草應至並賣持緣道迎候草曰我通不受餉

取石十餘片以實之

草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唯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

敵不能安卧或請濟江徙重物以進輕艚草當與同飽

既無物乃於西陵岸
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草文草清貧
豈能一日忘之
其乃表草同行
獎進問問

草好
延譽
以上江草傳
為後生
采荷調
江從簡年十七有文情
作
以刺何敬容

為當時所賞
祈霽文
徐勉年六歲屬霖雨家人難可
以上江德藻傳
祈霽文
率爾為
見稱者宿難可

輕敝衣裾
王融為一時才偶特相慕悅請交于勉
所親曰王郎名高望促
悅請交于勉
後

果陷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
勉遷侍中時師方
於法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
侵魏候驛填委勉

參掌軍書劬勞夙夜
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
嘆曰吾憂國忘家
勉與門人夜集客有虞嵩求詹事五

今夕止可談風月
勉與門人夜集客有虞嵩求詹事五
官勉正色曰
不宜

及公開九品十八班天監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有詔施用其制

取通守道論退者以貪寒見沒矣屬續纔畢灰釘已具

勉以人問喪禮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上疏

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殯者以俟其生也頃來不遵斯

制送終之禮殯以替日潤屋豪家乃或半屠衣衾棺槨

以速為榮禮殯以替日潤屋豪家乃或半屠衣衾棺槨

之回翔傷情感理莫此為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邁心

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如覘視或吏存沒違濫使萬有

其一怨酷已多何不緩其網羅經誥勉上五禮表莫不

告歛之辰申其望生之冀網羅經誥勉上五禮表莫不

聲洗畢同上以普通五年才輕務廣同上實由自

致輜輶勉不營家產門人故舊從容致言勉曰人遺子

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一一一如

次定司事全書

其不才終拔葵去織勉戒子書非謂且欲省息紛紜用託性靈上

為他有不為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華樓迥榭

但不能不為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華樓迥榭

以娛休沐一隨便架立不存廣大華樓迥榭

同上吾往治多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滕陌

交通渠畎相屬一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

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

荷蓀湖裏殊富芰蓮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

彈琴一曲同上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

案間隙負杖躡履逍遙陋館一爾之幸遇

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滿庾盈箱同上若其幸遇

吳聲西曲女妓普通末武帝自筭擇後宮一此頗好聲酒

徐勉傳旦領師說晚而覆講許懋一聽者凡數十百人

經史寄

江拓號懋為一獼皮冠陳伯之年十三四好

鄰里稻熟唯作大諾伯之不識書得文牒草澤底下悉

成貴人之緒綢都下之薄行者頻造范雲雲不好綢堅拒

而見棄佩紫懷黃伯之反兵敗入魏臨川王宏命記

節奉疆場之任雜花生樹羣鶯亂飛南草長一江

一白環西獻楷矢東來郎真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

上陳伯之傳墮馬陷池陳暄嗜酒其兄子秀憂之暄

武陵之第一眼不識孟鐙口不離瓢杓同上何水曹一

醒與汝寧與何同日而醉乎速營糴丘吾將老焉同玉帽簪

挿髻紅絲布裏頭袍拂蹠靴至膝陳太康中徐陵為吏部尚書暄以

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文章諧謬

暄以俳優自居甚親昵之傲弄後主嘗倒懸暄於梁臨

語言不節後主甚親昵之博艾為帽暄首火以燕之燃及

以為晷刻暄援筆即成不搏艾為帽暄首火以燕之燃及

於髮垂泣求哀聲聞駟橐駝蘭欽恒于塗刀以毒削爪

進之欽為廣州刺史時南安侯恬權行州事冀得即真

妾俱死以天帝召之歌耳賀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

上蘭欽傳女入病死為筮之曰此非

死也
其心上俄而蘇○以上乃以土塊加六尺方床賀草年二

就文受業精力不怠有不肯食○以上思義未達橫販粟養

母賀琛家貧常往還諸暨習業賀雅琛每見武帝與

省語曰上殿不下有之廉白琛上啟事其一曰今天

上賀琛傳金山萬仞玉海千尋明山賓薦朱異表

不測窺映珪璋新琢錦組初構同上加以觸響鏗鏘遇采便發

有飛蟬集冠上異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一屬辭

落紙覽事下議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曠黃

異起宅東陂窮乎美麗晚日未下酣飲其中每迫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

齋子鵞魚異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車中必齎飴餌

雖朝謁皆恃枯骨見輕異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

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異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

者顧協為廷尉正冬服卑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

以上顧協傳宮體徐協為太子家令兼管記文體既別

以上徐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徐陵母減氏嘗

而誕陵已天上石麒麟也沙門寶誌摩陵頂今日之熱

當由徐常侍來

陵使魏魏人授館晏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

陵答曰昔王肅至此始制禮儀白金難得黃札易營
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陵為吏部尚書宣示求官者書永定之時干戈未息

權以官階代於錢絹

員外常

侍路上比肩諮議叅軍市中無數

同上日富年華

衣冠禮

樂目有青睛

慧陵之相也

時人以為聰夢賦徐九歲

為吾幼屬文亦不如此

跪誦孝經

份性孝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

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

取珍果納紳帶中

徐孝克每侍宴無所

疾豁然以上徐份傳
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輒減損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孝克

遺母乃勅今自宴享孝克欲粳米為粥不能常辦陳亡

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孝克

隨入長安家道壁立所生母病一對而悲泣終身不

母亡後孝克遂常嗽麥有遺粳米者一對而悲泣終身不

復食馬〇以鮑通直鮑泉為通直侍郎乘高輿車從數

上徐孝克傳鮑通直鮑泉為通直侍郎乘高輿車從數

祭酒王承承疑訪之從者答曰一承怪焉欲辱之

遣逼車問一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

為口鬚似蝟毛徒勞繞喙泉專征長沙久而冠玉還疑

實木偶騎背為馬元帝以世子方諸為郢州刺史

好韻語鮑行卿作舍人不免貧謝帝曰一遷步兵

如此〇以上鮑泉傳無處不逢鮑佐鮑正為湘東王

如得五校實大較例皆無處不逢鮑佐鮑正為湘東王

如此〇以上鮑泉傳無處不逢鮑佐鮑正為湘東王

日不適人人為之語曰無處不逢鳥手執二刀楯王神

善射及老不衰嘗於武帝前絕羣伍驚軍騎楊華能作

一時妙捷華楊白花歌楊白花少勇力容貌瓌偉魏

大眼死擁部曲載父屍改名華來降太后追思不已為

神念傳王雖射不穿札而有陵雲之氣王僧辯言辭辯

白鮡化為金龜劉敬躬於田間得龜生光照

室敬躬以為神而禱之所請躍水飛空僧辯討侯景師

風浪作僧辯再拜告天言訖風止遂泛安流試作虎狀

有群魚引導以上王僧辯傳

南史識小錄十九

羊侃以力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珠劍侃因伏以手扶卿為虎豈羊質虎皮乎

之賜以折樹稍侃以大通三年至建鄴累遷太子左衛率侍中駕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

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

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稍為帝又謂侃曰吾少時捉稍形勢似卿今失其

舊體殊鄒魯遺風英賢不絕侃又製武宴詩三十韻示覺不奇

謂以銅鼓買朱异作父左衛蘭欽同侍宮宴詞色少驕侃于坐折

之曰小子汝何敢無禮我牀非閹人所坐僧者張

候侃侃曰竟不前之尖頂木驢攻城矢石不能制雉尾

炬侃作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

六石弓侃臂力絕人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

跡侃嘗於兗州堯廟蹋壁泗橋石人長八尺有數十圓

侃執以相擊爪長七寸侃有彈箏人陸大喜腰圍一尺

六寸侃舞人張淨琬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

簪又有姬人孫荆玉能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又勅賚

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兩艤舫起三間通梁水齋侃

衡州於盛設屏帷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填

咽金花燭

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同學有詔命侃

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終日同其醉醒侃不飲酒而好

百餘人俱執醉于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船侃客張孺才者

不挂意所燭金帛不可勝算侃聞聊以所加鼓吹恒置齋

中胡僧祐公名望隆重不宜若此答曰對之自娛人曰此是

耳○以上門外不見卿馬跡任約退保西陽徐文盛與

胡僧祐傳景密通信使都無戰心後

文盛下獄時任約被擒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何不

早降令我至此約曰一一一一使我何處得降

○以上徐脚數年一洗陰子春身服垢污一一一

文盛傳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

○以洗足至梁州敗執爵者不知其味陰鏗嘗與賓客宴飲見行觴者因回

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霜明朱

弓杜嶷臂力絕人所佩玳瑁絲纏稍所用長二丈五杜彪敵

○憚嶷號為杜崩傳漆髀嶷燒其骸骨灰而揚之并以為墳

杜岸傳○以上抽其腸繫馬脚使繞而走王琳下吏帝使黃

軍載性刻為元帝所信荊州疾之如仇琳每將戰勝艦

則有聲如野豬王琳將張平宅乘一艦千數皆以野豬為

名頭行萬里朱瑒與徐陵求琳首書霑巾雨袂同上

痛可識之顏迴腸胃賤同上場報葛悲田同上不使壽疾首切猶生之面

一一之人滄洲島上獨有黃蒼張彪敗走惟所養一犬

離捨沈泰說陳文帝遣張昭達領十兵購之鄉里彪謂妻楊

呼為一一曰我不忍一一大厦落構斯則一一豈

落他處〇以上張彪傳大

南史識小錄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識小錄卷八

錢塘沈名蓀

秀水朱昆田同輯

陳宗室諸王列傳

以五條鐵鎖橫江

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

黃侯慧紀傳

說人間細事

叔陵嘗夜不卧執燭達曉

高聲長

誦

叔陵修飾虛名每入朝嘗於車中馬上執卷讀

琢玉並究其妙

叔陵堅好術數卜筮風角

王叔堅傳

陳列傳

春草已生瘴厲方起

臺遣盧子雄討李賁時之○以

明上
傳杜

僧能反覆游水中數里周文育本姓項名猛奴年十一

跳高取富貴但有大槩耳

周弘讓教文育書計寫蔡邕
勸學及古詩以貽之文育不

此之省謂弘讓曰誰能學

足錢便可誰望公侯

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為公侯
文育曰
靡衣綌

食周寶安以貴公子驕蹇逸游好狗馬拋車步艦監拍
樂驅馳

黃法斲北侵為一及一苗已更生吳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

四歲墳塋未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去田中號哭仰天自訴居數日獲足充葬用必有乘白馬逐鹿者時有伊氏者善

大葬日徵明徹其父之小子也○以上吳明徹傳君葬日徵明徹其父之小子也○以上吳明徹傳倉重

周鐵武語音傳○以上周鐵武傳身經事蕭家來武帝受禪時令沈恪勒兵衛敬帝如別宮

此事分受死耳決不奉命○以上沈恪傳合十餘船

為大舫孫瑒出鎮郢州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

題銘後四十字瑒卒江總為之誌銘後主復自

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樓船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以上孫瑒傳

拍艦火舫水車

徐世譜從陸法和與侯景戰于赤亭湖造

上徐世

簿閥

周迪素無一命筆題其棺頭魯廣達被

上徐世簿閥周迪素無一命筆題其棺頭魯廣達被

上徐世簿閥周迪素無一命筆題其棺頭魯廣達被

上徐世簿閥周迪素無一命筆題其棺頭魯廣達被

上徐世簿閥周迪素無一命筆題其棺頭魯廣達被

上徐世簿閥周迪素無一命筆題其棺頭魯廣達被

上徐世簿閥周迪素無一命筆題其棺頭魯廣達被

上徐世簿閥周迪素無一命筆題其棺頭魯廣達被

上徐世簿閥周迪素無一命筆題其棺頭魯廣達被

上徐世簿閥周迪素無一命筆題其棺頭魯廣達被

上徐世簿閥周迪素無一命筆題其棺頭魯廣達被

上徐世簿閥周迪素無一命筆題其棺頭魯廣達被

上徐世簿閥周迪素無一命筆題其棺頭魯廣達被

上徐世簿閥周迪素無一命筆題其棺頭魯廣達被

上徐世簿閥周迪素無一命筆題其棺頭魯廣達被

摩訶終身不執刀斧蕭世廉以父摩訶終蕭世廉傳金翅

三百艘隋兵濟江任忠曰宜固守臺城給臣精兵一喚

蕭郎作一打明日欵然曰腹煩殺人以上任忠傳以

蠟為秘器武帝崩外有強寇內無重臣宣后用蔡景歷

聲聞外乃計秘不發喪時既暑熱須營梓宮恐斤斧之

宗元以上蔡景歷傳就渚飲魚合州刺史陳褒賊污狼

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沈炯於魏剋荊州被虜

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聞有人言陳已思鄉之意其夜夢

可至少日甲帳珠簾茂陵玉盤炯表遂出人間

嚴助東歸長卿西反同上昔承明見厭以上沈炯傳駟馬

瑞雨頌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珠寶虞寄因

也龍天網再張地維重紐虞寄諫陳寶應書析珪判

野同上稱孤以上虞寄傳惡蛇屈尾來上靈床傳綽強直

惡傲慢及死有以上傳綽傳麻布蒲練姚蔡居顯

通有門生餉南布一匹花練一匹察謂曰吾所栖託藝

文顧姚王姚察也以上謂野

循吏傳

有市之邑

凡百戶之鄉

歌謠舞蹈觸處成羣

傾資掃蓄

猶有未供

深賦

天下騷動

封刃行誅

永明繼運垂心政術

士女昌

逸

都邑之盛

華妝桃花綠水之間楊柳春風之下

寬書

梁武在田知人疾苦

及定亂之始

圓案

三蓋○所陳不過

儉荒

杜驥入南朝嘗

以上杜

驥傳理縣譜

傅琰父子居官並著奇績時云諸

當以

人肝代米

丹徒令沈嶺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謂吏人曰我

今重來

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

劉元明

為山陰令問元明舊政元明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既而曰作縣令

○此第一策也

司風令史

明帝體肥憎風夏月曾著小

輒先啟聞

賣兒貼婦

巢尚之罷新安郡還見帝曰

功德虞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功德

飛碁

明帝好圓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與

第一品王抗圓碁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一臣

抗不能斷帝終好鯁鯁帝尤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

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答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

難帝甚悅食鯁鯁積多胸腹痞脹將絕左右啟飲數升

乃消越王石

虞愿為晉安太守海邊有一嘗隱雲

無所掃地拂床

褚彦回嘗詣愿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

隱蔽掃地拂床

塵埃有書數帙彦回嘆曰虞君之清至

於此令人一以上虞愿傳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沈瑞為

教人一以上虞愿傳一黎栗女子丁半之一以上沈瑞傳一唯得白桐木火籠朴

十餘枚范述曾自永嘉太守徵為遊擊將軍郡送故舊

而已一二十籠簿書丘師施罷臨安縣還唯有以上范述曾傳

夏日無幬帳而夜卧未嘗有蚊蚋孫謙歷二縣五郡冬

一以上孫謙傳一履謎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孫

喻廉曰刺鼻不知一嚏一躡面不知一瞋一齒作數步持此每

以錢買人井寒水何遠為武昌太守折節為吏武昌俗

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一以上孫謙傳一

南史識小錄五

者則棰水還之不取錢乾魚數片武昌水族甚賤遠每獨設

糗水遠為武昌令太守王彬巡屬縣斗酒隻鵝遠送彬

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視貧細如子弟遠處富

如讐仇卿得我一妄語當謝卿以一縑遠每戲語

之不能記也以上何遠傳直弦曲鈎郭祖深上梁

者淪溺溝壑早青瓜祖深為南津校尉有姥餉一

者升進重祖深報以足帛○以上郭

儒林傳

畫嵇叔夜像以賜之

伏曼容素美風采明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

無以為繩

乃至伏暄為新安太守郡多麻苧家人結草

為經屈手巾為冠

何佟之為諸王講喪禮

水淫

佟之性好潔一

日之中洗滌者十餘

路無橫草水翦蟲穢劉澄為遂安令為性彌潔

在縣掃拂郭邑

百姓不堪命○以上何佟之傳睡則以杖自擊沈峻

自課

○以上沈峻傳日限誦孝經二十遍皇侃性孝嘗

○以上擬觀世音經

鄭郎開口

謂曰鄭灼夢與皇侃遇於途侃

口自後筆毫盡每削用之

灼家貧手抄義疏以瓜鎮

心灼講授多苦心起便誦讀熱若瓜時輒脫白綸巾以贈之賀德

學都下衣資罄乏盛冬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一〇

以上鄭錯綵經帕張譏幼喪母有一一母之遺玉

柄麈尾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一一林至於堪捉

此者獨張譏松枝可代麈尾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

耳即手授譏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山

勅譏監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手取世有鄉校顧越

坂黃岡一由發越會稽賀文發學兼經史與越

是顧氏多儒學焉名相埒都下謂之一一〇以

越上顧傳

文學傳

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

丘靈鞠領東觀祭酒曰人居官願數遷

應還東掘顧榮冢

靈鞠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

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其中顧何如我未進時
靈鞠在

見王儉詩深曰王今文章大進靈鞠傳
流風迴雪落花依

草鍾嶸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
丘遲傳
不如一

丘仲孚為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謠
何足以一

爵高人檀超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蕭惠開為別駕超
便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有陵辱超張目

謂曰————高平有二超——超嗜酒好談詠——更覺我為優也

連絕之外無所復有——吳邁遠好為篇章宋明帝聞而召

——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邁遠好自誇而鄙人——曹

子建何足數哉檀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於作

者而好詆訶人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邁遠何

為者乎——以政為此幘耳——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下曰

上檀超傳——我所以屈卿者————今已投之卿矣——枯魚賦——擯

卿以一世熱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廢數年不得仕進乃擬趙嬾事皮膚——彬作蚤蟲賦其序

年不製一袍之縕有生所託為人多病起居甚疎縈寢

敗絮不能自釋——無攝性疎惰————澡刷不謹浣沐

失時四體斃斃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
猥流淫癢渭獲無時怒肉探揣獲撮日不替手 羊淫

狠睹卑率鵝頑傲狗險出 彬又為禽獸決錄目禽獸云
羊性淫而狠睹性卑而率鵝

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 謂呂文蛤
顯 謂朱隆之 謂潘敞 謂文度

魚 彬又為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為 世謂此
令僕也又云蚪斗唯唯羣浮闇水比令史語事也 以瓠

壺瓢勺杭皮為肴 彬性飲酒 以大瓠為火籠 彬

物多諸詭異 什 傅蠶室 自稱 卜田居 十擲輒鍵 或謂彬
婦為 居 十擲輒鍵 或謂彬 卿都

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 我詩應須
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

大材近之不爾飛去 素蝦自重其文謂人曰 取筆

書鼓

孫抱為延陵縣高爽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閣下過

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渠央抱體肥壯故以此譏之○以上卞彬傳舒被覆書虞繇少好

漏恐濕墳典乃一丘巨源傳掘莞根食之王智深免全而被大濕○以上丘巨源傳掘莞根食之官家居貧

無人事嘗餓五日乃一智深傳不因風水施機自運祖冲之

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千里船又造江試之日行百

餘里○以上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祖冲之有巧思入

過當其○以上祖暅之傳家傳譜學賈希鏡青州世

子東海女郎青州人發古冢銘云不能悉希鏡對曰此

帝問學士鮑昭等並不能悉希鏡對曰此

是司馬越女嫁荀見客譜竟陵王子良使希鏡撰一騎
晞兒檢訪果然

都塞市郎將填街鍾嶸上言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勲非
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

片札以招六校謝朓未適江淹才盡時評沈約詩于
一

稱獨步○范雲名級又微故吳均體吳均文體清拔有古
氣好事者或毀之謂

為一吳均傳先燔鬚髮劉勰求出家一劉勰傳榜門受
教許之○以上劉勰傳

餉何敬叔為長城令不受禮遺夏節至忽一貧人輸租
日中得米數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數

每宿昔作名一束何思澄被舉同入華林撰通略思澄
重交結分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

造謁一狎狎處即命食投晚還家所齋名必盡東海三何
悉狎狎處即命食投晚還家所齋名必盡

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稱
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

澄意謂宜敗塚賦何子朗嘗為
在己也敗塚賦莊周馬捶其文甚工擬人中爽爽人

語曰以上何思澄傳八體六文方寸十言謝善助能為

謝方眼復善勛善飲酒至數斗醉後輒張眼大罵雖

以上顏以一東青鏤管筆授之紀少瑜夢陸倕曰我以

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有大才而無貴仕到既嘗目紀

善者其文由此道進有大有才而無貴仕少瑜曰此人

○以上紀少瑜傳旁無戚援顏晃家世單門性情

風標神明律呂文章者蓋一一之也
蘊思含毫遊心內

運

放言落紙氣韻天成出言異句下筆殊形發五聲之音響而

而一寫萬物之情狀一以上論

孝義傳

風離化薄

至于禮違道搜綴湮落今以備闕

文云一外無異門內無異煙一西陽縣人董陽三世同居

門曰篤行董氏之間復一義不獨飽郭原平若家或無

門租布一以上劉瑜傳一義不獨飽郭原平若家或無

不解作墓原平以營壙凶功不欲假人本雖巧而

力久乃

採筍置籬外

原平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遇

開練

南史識小錄

十

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郭原平傳伐木燒磚遠

鄰里慚愧無復取者○以上郭原平傳遇疾疫父母兄嫂及羣從小功死者十三人遠晝則傭

賃夜則一母兄嫂一暮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以上吳達鍋底飯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一遺在役鄉人

傳為作茅菴河南孝廉秦綿遭母喪送奠不忍復還一

則食菜也○靈床前有三九藥丘傑十四遭喪以熟菜

以上潘綜傳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茶苦汝噉生菜遇

蝦蟇毒一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茶苦汝噉生菜遇

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邱壝傳壝竈前忽生泉水王彭連

氏世保此甌○以上邱傑傳壝竈前忽生泉水王彭連

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哀之乃

各出夫力助作塹塹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不得水

彭仰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刻肉灌血孫法宗父
○以上王彭傳隨孫恩入

海濱被害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瀝骨當悉浸漬乃操刀沿海見枯骸則一一如此十餘年臂

上脛無完皮○以何心獨饗白粲何子平為揚州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葢

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尊老在東庭中楊不辦得米

梅樹隆冬三實墓上橘樹一冬再實

五年鹽酢不入口
以上王虛之傳
畜魚於樹栖

鳥於泉吳慶之為江夏王義恭西曹書佐義恭誅慶之自傷為吏無狀不復肯仕王琨為吳興太守欲

名為功曹答曰某素無人世情若欲見吏則下淚為冰

如筋蕭敵明母病風敵明晝夜祈禱時寒敵明有三寸

絹丹書日月字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敵明曰此療夫

服之即平復○年至七十不婚冠華寶父豪晉義熙末

以上蕭敵明傳○年至七十不婚冠華寶父豪晉義熙末

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華寶傳丁公藤解叔謙

叔謙夜於庭中稽顙聞空中語云此病得宜都遙見

便差即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之宜都遙見

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也療風尤

驗叔謙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

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不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

見其人依法為酒母病遂差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

痛宗元卿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至手掌穿震

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營
事一然後葬事獲濟 鵠二旬不食 謝昌寓嘗

寓病二旬而一以上解叔謙傳 忍病不言嚙被至碎 樂

之過病與母隔壁一哀已也 我不能食此 庾杲之嘗往

食唯枯魚菜菹果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以上膳

樂頤人笑褚公至今齒冷 隆昌末樂預謂丹陽尹徐孝

事君不得同人此事一樂預傳 夜讀書隨月光 江泌少貧

為業一睡極墮地則更登 菜不食心 泌母亡以生闕

食一葉而已○以其有生意唯 思食寒瓜 滕曇恭年五歲

食老葉而已○以上江泌傳 母楊氏患熱一

問其故。晏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以
上膝。晏以縷繫脚，衛敬瑜妻王氏年十六而敬瑜亡，誓
恭傳。以縷繫脚，不嫁。為亡婿種樹數百株，墓前栢樹
忽成，連理。所住屋有鸛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
其偏栖，乃一一為誌。後歲此燕果復更來，猶帶前
縷。○以上營尊不得梁武義師初至此年冬一一
張景仁傳。營尊不得梁武義師初至此年冬一一
子鏘痛恨遂長斷尊身自結網捕魚。張昭父熈常患消
味。○以上陶子鏘傳。身自結網捕魚。渴嗜鮮魚，昭乃一
夕。○以上張昭傳。變里旌問義存獎勸衣簪。若使孝
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
非出。一之下。○以上論

隱逸傳

藏景窮巖蔽名愚谷

若道義內足希微兩忘

名教之外

別有風猷

以上

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

陶潛謂親朋

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此亦人子也

潛送旦夕之費自

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種秫種粳

縣有公田潛妻

子固請乃使一項五十畝

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

里小人

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潛曰

一門生二

兒舉籃舉

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常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

邀之潛有脚疾使及至欣然便共飲酌

二萬錢悉送酒家

顏延

始安郡經過潛每往為酣飲致醉臨去出宅邊菊叢中

留一與一潛一潛一往一為一酣一飲一致一醉一臨一去一出一宅一邊一菊一叢一中一

坐一潛一嘗一九一月一九一日一無一酒一至一即一便一取一酌一醉一而一復一歸一素一琴一一一張一不一

解一音一律一而一蓄一以一寄一其一意一我一醉一欲一眠一卿一可一去一貴一賤一造一之一

有一酒一適一輒一撫一弄一以一寄一其一意一我一醉一欲一眠一卿一可一去一貴一賤一造一之一

設一潛一若一先一醉一使一語一客一如一此一取一頭一上一葛一巾一漉一酒一郡一將一候一潛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其一真一率一如一此一取一頭一上一葛一巾一漉一酒一郡一將一候一潛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其一真一率一如一此一取一頭一上一葛一巾一漉一酒一郡一將一候一潛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其一真一率一如一此一取一頭一上一葛一巾一漉一酒一郡一將一候一潛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其一真一率一如一此一取一頭一上一葛一巾一漉一酒一郡一將一候一潛一

三十餘年卧以游之少文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

難遍惟澄懷觀道一凡所游履皆金石弄古有

圖之於室謂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金石弄古有

文帝遣樂師揚歡就受之○以上宗少文傳馬潛感地

金冥致江鯉宗測少靜退不樂人間嘆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感誠不

能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道謬傷海鳥橫斤

山木豫章王嶷徵測為參軍不起測答眷戀松雲嶷復

辟之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一量腹而進松木

度形而衣羅辟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

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淡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侍

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耳蒲褥王

對又貽書曰一惜此筍欲令成林沈道虔有人拔其屋後筍令人

亦雅重之贈以一筍席一以上宗測傳一止之曰一以上宗測傳一更有佳者相與一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一以上沈道虔傳一人外之游一孔

之與戴顓王弘之王敬一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一弘敬

弘等共為一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一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一飛沉所

至何問其主一苟不入吾郡何為入吾郭一淳之笑曰潛游

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辭其林一夫妻共乘蒲策車一凝

之慕老萊子嚴子陵為人妻郭氏亦能不慕榮華與凝
之共居儉苦——————————————————
以施人○以伐蘘採若朱百年少有高情携妻孔氏入
上劉凝之傳會稽南山————————————
若置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
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多少留錢取蘘若
而去○以上散髮被黃布帔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卧
朱百年傳——————————————————
顏延之與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闕康之見其——
嗟賞而退豈可利亡者餘贈邪辛普明僑居會稽士子
不敢干也——————————————————
為贈後至者不復受人問其故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
不逆親友之意今實已足——————————
關康滅景雲棲抗高木食褚伯玉隱剡瀑布山性耐寒
之傳——————————————————

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邱僧珍與
僧達書曰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

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從白雲游僧達答僧珍書褚先

談討芝桂借訪荔蘿同上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

滄洲矣○以黃雀賦顧歡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

上褚伯玉傳過半然糠自照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

受學者廢蓼莪篇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

不復講焉山鳥集其掌取食歡隱剡天台山不與人通每孤

蹲狗踞之恭歡夷夏論擊蹠磬折侯甸鳥王獸長同上往往

是刻船沙門守株道士同上屢見交諍大小互相彈射蟲躍

鳥眙同上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辨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猶呂尚盜陳恒

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歡答素聚駁論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教之來始乎東漢若

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也藥盡則枯同上若壽盡則死

士非神仙之流也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廬度隱居廬陵

○以上顧歡傳德標松桂王僧虔稱孔祐曰行養鼠動幽祇

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會稽中山有人姓蔡不知名

狂易時謂謫仙五斗米道杜京產世傳著拜五

經序論

滅榮緒悖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齊降位季釋教誠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

道一
其日陳五經拜之○以上宣尼庚子日生黃葛巾竹麈尾

吳苞聚徒教學冠

常以一壺自隨趙僧巖寥廊無常人

不能測後忽為沙門

栖遲山谷一

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

尸至夜夷白蔡蒼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撝謂江敷曰古

蔡休明者可不謂之

乎○以上吳苞傳

常以竹箭箬葉甘蔗及地上學

書

徐伯珍少孤貧學書無紙

門前生梓樹一年便

合抱

伯珍宅南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邱萇隱處也山多龍須桤栢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

隱

伯珍宅南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邱萇隱處也山多龍須桤栢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

伯修移居之階戶之間木生連理
○以上徐伯珍傳織簾先生沈麟

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
黑蝶麟士無所營求以篤學為
鄉人謂之

新聲負薪汲水并日而食製
玉羊金獸從伯肩之
賦以寄意○以上沈麟士傳

之母周氏卒遺財百萬應歸孝緒
孝緒一無所受盡以
歸肩之姊王晏之母乳人憐其傳
重辛苦輒竊

而駭愕送還王氏
見聞其殆管穿籬逃匿
孝緒外兄王
晏貴顯屢至

其門孝緒度其必敗
吐餐覆醬
孝緒曾食醬羹問之云
是王家所得便

以一鹿床為精舍
孝緒以樹環繞
生人獲孝緒母
病須得

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
遂滅就視果獲此

草若使磨麀可驂何以異夫驥騄南平王聞其名致書要之孝緒不赴曰非

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以上阮孝緒傳色艷桃李質勝瓊

瑶南嶽鄧先生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板屋兩間足不

繡夫人忽來降臨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著絳紫羅

傳鄧郁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為遠矣陶弘景年十歲得葛

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勅

在以供弘景服食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

絕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唯聽吹笙弘景本便馬善射

晚皆不為

植而巳特愛松風庭院皆畫作兩牛以鹿皮巾屢加禮

聘並不出唯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効

曳尾之龜豈一眼有時而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

弘景傳十畝之宅山池居半庚詵性託夷簡特愛林泉

上庾服寒食散盛冬卧於石上張孝秀常冠縠皮巾躡

一〇以上張孝秀傳葛芥馬樞嘗嘆曰吾聞貴爵位

者以伊呂為管庫東名實則一柱目睛洞黃樞能

視閣白燕一隻巢庭前樹有櫺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

三十年○以水石清華且巖壑間遠蓄壤開泉閣雖復崇

上馬樞傳高城萬雉莫不素翫碧澗清潭翻成麗矚○以上論

恩倖傳

了了令史彭城王義康於尚書覓令史質天子帝嘗

願兒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勿反顧付奚度孝武嘗

法興為真天子帝為主領人功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人

捉車傍馬阮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惜指失

掌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為廣州刺史將發

邀佃夫飲樂見張氏悅之頻求恢曰恢可得此人

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戶曰：「黃綸帽。」徐龍駒常住含章殿著。一一被貂。

裘南面向。按代帝畫政得一州如斗大。史宗慤為豫州刺史。吳喜公為典。

勅。以上茹法亮傳。政得一州如斗大。史宗慤為豫州刺史。吳喜公為典。

籤。慤刑政所施。喜公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一一一一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

文顯傳。

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為阿丈蟲兒俞靈韻。

為阿兄帝詣寶慶。一一為市中雜語以為諧謔。鳴肅。東昏時宮中訛。

諸鬼盡著調蓋。當時左右刀勅之。徒悉號為鬼。梁武平建鄴羣小一時誅滅。故號為鬼也。俗間以細剉肉糝以。

薑桂曰。劇意者以凶黨皆當細生。犀言于武帝拔之本。對而烹之也。以上茹法珍傳。

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送一其形。烏啄其口甚陋。故閭里咸謂醜為。一一以上陸驗傳。

司馬中嘗畫卧於尚書省下有一流血遷蘭變
及地時論以為譖賢之效也○以上司馬中傳

鮑久而彌信抑符緩詔奸偽非一左臂揮金右手刊字

紙為銅落墨由利染故門同玉署家號金穴

璇池碧梁

嬌媛侍女燕趙蔡鄭之聲魚龍雀
馬之戲莫不充叔錦室照徹青雲○以上論

夷貊傳

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

林邑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
生金

古貝

又出古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鶯毳抽其
緒紡之以作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為斑

布棧香

沉水香置水中則
沉次浮者

得鱧魚二化而為鐵

文本家奴

嘗牧羊於山澗因以鑄刀斫石如斷芻藁刀成文白石呪

文當王此國因有人以金席藉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

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為千闌其國俗居處為

陽邁若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為名乘象吹螺擊鼓其

戶皆都漫以下謂之千漫亦曰一乘象吹螺擊鼓其

北向都漫以下謂之千漫亦曰一乘象吹螺擊鼓其

者法服加瓔絡如佛像之古貝繖幡旗○以上林邑國

飾出則一瓔絡如佛像之古貝繖幡旗○以上林邑國

傳五色鸚鵡武南國扶酒樹扶南有似安石榴採長頸

王毗騫國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金露生石上有山

古不死莫知其年號曰一自金露生石上有山

無央限也多羅嘗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

圓盤又如瓦塢名為一受五升又

如挽者有樹生火中

扶南東界有大漲海海中有大洲受一升有樹生火中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

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剥其皮紡績作布以為手巾

若小垢沔則投火中便復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以女人為王號曰柳葉扶南

夢神賜之弓

混填晨起即詣廟於神

樹下得弓便依夢乘舶入海遂至扶南柳葉欲劫之混填即張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葉懼降混填

填乃君其國燒斧國法無牢獄有訟者先齋三日金環以柳葉為妻乃極赤令訟者捧行七步

雞卵投沸湯中

又以若無實者手即爛有理者則否佛髮

按僧加經云佛髮青而細如藕莖絲○以上扶南國傳

靈潤

閣婆達國於元嘉二年奉表曰我雖在遠亦露以上閣婆達國傳以角載物至

二十斛

扶桑國有牛角甚長以上扶桑國傳百子帳河南王所居有屋宇

雜以

一即穹廬

也○以上河南王傳

兩脚駱駝

滑國有角○以上滑國傳

優鉢曇花

波斯國中有○以上波斯國傳

賊臣傳

何當離此反故紙

高歡用景為吏部尚書非其好也常獨曰景言于歡曰須滄江耶縛取蕭

衍老公作太平寺主

景言于歡曰須滄江

青絲白馬

壽陽來

先是大同中童謡曰景壽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為袍采色尚青

景東白馬青絲
為轡以為應

此人復焚香

賊兵登東宮牆射城內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宮臺殿遂盡所聚圖

籍數百厨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夢有人畫作秦始皇云

端門外號泣

百濟使至見城邑邱墟于

見者莫不洒泣

宇宙大將軍

景入矯詔自加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

簡文簡文大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湘東一目

元帝視王偉代景作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

之敗
歸乃誅之○以上王偉傳

南史識小錄卷八